



古汉语知识

音韵学是文字学中的一个部门。文字包含有形、音、义三种要素，因之文字学

也包括形体、音韵、训诂三个部门。汉语音韵学原来是研究汉字读音方面的现象的，也叫字音学；因为汉字读音和汉语语音两者是不可分割的，汉字字音学实际上也就是汉语音韵学。

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呢？这是关于音韵学的功用问题。音韵学的功用很多，这里举出显著的六点来讲：

1. 认识文字的构造。汉字绝大部分属于“形声字”，就是由半边表示意义的“形旁”和半边表示读音的“声旁”拼合起来的。要认识形声字里这种“声旁”的表音作用，必须对于上古音韵^①有相当的了解。例如“江，工声”，“江”字用“工”字作为声旁，如果不懂得“韵书”^②里的“东韵”和“江韵”在上古音里原来相通的条例^③，就不会了解“江”、“工”两字相“谐声”的缘故。又如“海”字用“每”字作为声旁，如果不懂得“三十六字母”^④里的“明母”和“晓母”，在上古音里有很多相通的字^⑤，就不会了解“梅、敏、晦”^⑥（“明母”的字）和“海、晦、悔”（“晓母”的字）都是“从每得声”的原因。

2. 认识文字上的假借。古书里的应用文字，关于某种意义，往往不用“本字”^⑦来表示，而用“假借字”来替代。这种借用别的字来替代的办法，就是根据字和字之间的同音关系来借用的办法，也就是同音替代的方法。如果对于古代音韵没有相当的认识，就不能认清字和字之间原来的同音关系，也就不能了解这种假借的用字方法的由来。例如：

“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：‘莫如商

君反者！’”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

这里用“日暮”的“莫”字来代替“禁止之词”的“毋”字；如果不懂得“古无轻唇音”^⑧的条例，就不知道“毋”字原来读如重唇音的“莫”，

“毋”和“莫”有同音关系，所以得相假借。又如：

“……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这里又用“正直”的“直”来代替“独特”的“特”；如果不懂得“上古音舌头、舌上不分”^⑨的条例，也就不知道“直”字原来读如舌头音的“特”，“直”和“特”有同音关系，所以得相假借。

3. 认识字音和字义的联系。一般语言学上，语音和语义两方面的现象，总认为没有固定的必然的联系；用哪样读音的字来表示哪样的意义，原来是任意的，不是必然的。这是字音和字义之间的绝对矛盾性。但是，在一定条件下，字音和字义之间也有相对的适应性，有时也用相类似的字音来表示相类相关的意义。这种“音同义通”的关系，往往就是“同源词”孳乳的现象，即可以认为是由同一“语源”派生出来的词，声音相类似，意义也往往相类相关。要探讨汉语的语源，就必须认识这种“音同义通”的关系，也就须要对于上古音韵有相当的了解。例如“孔”和“竅”^⑩，“康（糠）”和

“壳”^⑪，“亡”和“无”^⑫，“尾”和“末”^⑬等等，都是两两有同源关系的词；如果我们不懂得它们相互之间，不但在上古音里声母相同，而且在韵母上有“阴、阳、入对转”^⑭的关系，也就不能了解它们两两“音同义通”的关系。

4. 有助于古汉语的语法研究。汉语里的虚词，是汉语的一种重要的语法成分。所以虚词的解释，在汉语语法研究当中占据重

张世禄

音韵学的功用



要的地位；特别是在文言文里，虚词解释不当，就读不懂它。而要正确解释文言文里的虚词，也必须对于上古音韵有相当的了解。例如：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篇》）

我们懂得了“古无轻唇音”的条例，就知道这里的“夫”，读成“吧”字的音①，也就是现代语里的“吧”，用来表示惊叹或测度的语气。又如：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（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）

同样，我们懂得了“古无轻唇音”，也就知道这里的“无”，古音读成“吗”字的音①，也就是现代语的“吗”，是个表示疑问的语气词。又如：

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（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）

这里的“其”字，原来应当读成“该”字的音①，表示测度的语气；“其雨其雨”，就是说“该下雨了吧，该下雨了吧！”

5. 有助于文学作品的研究。历代的文学作品，特别是诗歌，常常要押韵，或者是“连句韵”，或者是“隔句韵”。如果不知道历代音韵的变迁，就不能认定历代诗歌里哪些是押韵的字。例如：

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；彼美淑姬，可以晤歌。（《诗经·陈风·东门之池》）

这里的“池”、“麻”、“歌”三个字，原来在上古音里同属于一个韵部（“歌”部）①，所以它们是押韵的字。又历代诗歌作品当中，常常引用一些双声、迭韵的“联绵词”或内部读音相似的“复合词”，用来增进声音谐和的美感。例如：

风尘荏苒音书绝，关塞萧条行路难。（杜甫《宿府》）

田园寥落干戈后，骨肉流离道路中。

（白居易《望月有感》）

这里的“荏苒”是双声联绵词①，“萧条”是迭韵联绵词②，“寥落”、“流离”是双声联绵词②，“干戈”、“道路”也是双声或“近双声”的复合词，“路”和“难”也是“近双声”的关系②。这样应用双声、迭韵的词语来增进诗歌作品里的声音谐和感，也必须具有音韵学的知识才能加以说明。

6. 有助于历史的研究。历史上的人名、地名，往往同是一人或一地，而古书里所用来的记载的文字不同。不懂得古今读音变化的规律，就不知道何以一人一物而有异名，或者因为异名而竟然误认为异人异物，例如“皋陶”就是“咎繇”；要说明其所以然，我们不但须要知道“咎”字原来有“皋”音的一读，同时还要了解“繇”之所以写成“陶”，是依据于“喻四归定”③的条例，这就是说，“喻母”四等一类的字，在上古音里原来归属于“定母”。“陶”是定母字，“繇”是“喻母”四等字，依据于“喻四归定”的条例，“繇”可以写成“陶”，“陶”，后代也可以读成“繇”。又如“陈完”就是“田完”，这又须要用“古音舌头、舌上不分”的条例来解释④。“伏羲”就是“庖牺”，“蓬蒙”就是“蓬蒙”、“蠡门”；还有地名的“汶山”就是“岷山”，“孟诸”就是“望诸”、“孟猪”、“明都”等等，也须要用“古无轻唇音”的条例（同时也要用“舌头、舌上不分”的条例）来解释⑤。所以研究历史也必须具有音韵学的知识。

音韵学的功用很多，上面所举出的六点，是比较显著的。我们明瞭了研究汉语音韵的重要性，解决了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的问题，就可以使得我们加强研究音韵学的决心，不至于面对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困难而畏缩不前。

① 这里的“上古”，是指周汉时代；上古音韵，大体上是指《诗经》音和《说文》音。

- ② 指《广韵》一类的书，代表中古时代(六朝唐宋)的音韵。
- ③ 《广韵》里“东韵”的字和“江韵”的字，在《诗经》里相押韵，在文字上相谐声，因之清代古音学家建立一条“东江同部”之例。
- ④ 宋人的“等韵图”上，用“三十六字母”作为当时声母的标目，例如用“明母”代表[m-]的音，用“晓母”代表[x-]的音。
- ⑤ “明母”的字和“晓母”的字，在文字上有不少相谐声的事例，因之有的古音学家认为这样相通的字，可能上古音里原来是兼具有[x-]、[m-]两种性质的一种辅音，或者就是一种“复辅音”。
- ⑥ “晦”，就是“歃”字。
- ⑦ “本字”，就是用其“本义”的字，“本字”和“假借字”，都是就文字的应用来说。例如“莫”字的“本义”是“日暮”，用来表示“日暮”，就是“本字”，用来表示“禁止”，是代替“毋”，就是“假借字”。
- ⑧ “古无轻唇音”之说，是清代钱大昕所首倡，谓上古没有唇齿音(轻唇音)一组的声母，三十六字母中的“非、敷、奉、微”([f-]、[f'-]、[v-]、[m-])四母，上古都读成双唇音(重唇音)，如“毋”字，原来读如“莫”。
- ⑨ “上古音舌头、舌上不分”之说，也是钱大昕所首倡，钱氏文章，原名“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”，谓三十六字母里“知、彻、澄、娘”舌上音一组和“端、透、定、泥”舌头音一组在上古音里不分。
- ⑩ “孔”字在上古音的形式是[k'-ŋ]，“穹”字是[k'-g]，它们的声母和韵尾都相类相同。
- ⑪ “康”字本义为“谷糠”，在上古音的形式是[k'-ŋ]，“壳”字是[k'-k]，它们的声母和韵尾都相类相同。
- ⑫ “亡”字在上古音的形式是[m-ŋ]，“无”字是[m-g]，它们的声母和韵尾都相类相同。
- ⑬ “尾”字在上古音的形式是[m-d]，“未”字是[m-t]，声母和韵尾都相类相同。
- ⑭ 上古的“阴声韵”，原来有三种浊塞音韵尾，即[-b]、[-d]、[-g]三种，“阳声韵”有三种鼻音韵尾，即[-m]、[-n]、[-ŋ]；“入声韵”有三种清塞音韵尾，即[p-]、[t-]、[k-]。阴、阳、入各部，除双声关系以外，又各以其相类的韵尾得相通转。
- ⑮ “夫”字上古音读成[piag]，中古读[piwo]或[fo]，所以知道文言文里的“夫”即现代的“吧”。
- ⑯ “无”字上古音读成[miag]，中古读[miwo]或[mjo]，所以知道这里的“无”即现代语的“吗”。
- ⑰ “其”字是属于“群母”，原来是舌根音声母的字，读成“该”。
- ⑱ 在“韵书”里，“池”是属于“支韵”，“麻”是属于“麻韵”，“歌”是属于“歌韵”。上古音的“歌”部，包括“韵书”里的“歌、戈”以及“支韵”的一部分，“麻韵”的一部分，所以“池”、“麻”、“歌”三字在《诗经》里得相押韵。
- ⑲ “荏苒”两字同属于“日母”，也同属于“闭口韵”，韵母也相近。
- ⑳ “萧条”两字同属于《广韵》“萧韵”。
- ㉑ “寥落”、“流离”都属于“来母”的字。
- ㉒ “干戈”两字同属于“见母”字。“道”是“端母”字，“路”是“来母”字，“难”是“泥母”字，都属于舌尖部位，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字，都可以称为“近双声”，或叫做“旁纽双声”。
- ㉓ 等韵学上把“喻母”的字分为两类，一类排在三等，叫做“喻三”，一类排在四等，叫做“喻四”。这两类的分别，是由于上古音中的来源不同：“喻三归匣”，是指三等一类原来属于“匣母”，“喻四归定”，是指四等一类原来属于“定母”。
- ㉔ “舌头、舌上不分”的条例见注⑨。“陈”、“田”两字，除了舌头、舌上的关系以外，还由于古韵“真”、“先”同部。“陈”是“真韵”字，“田”是“先韵”字，它们在上古音中原来是同部的。
- ㉕ “古无轻唇音”的条例见注⑨。“望诸”和“明都”两名，除了轻唇、重唇的关系以外，还由于舌头、舌上的关系。